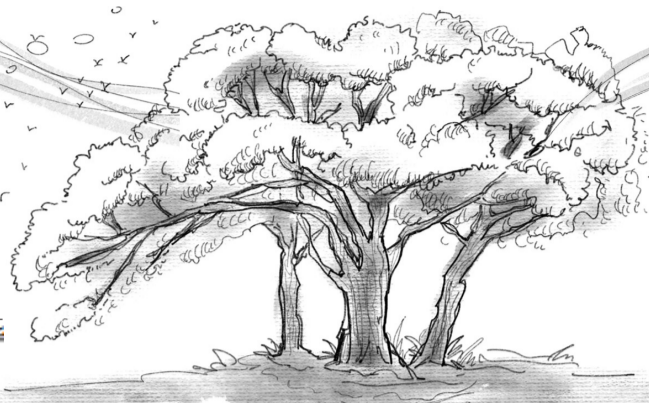


大樟溪畔春正好

■许文华



林若茵/图

一条路的风景

■赵玉明

与六一路结缘,是20世纪90年代末。

那时,六一路上的芒果树还小,我也正年轻。我每天骑着自行车,从六一南路出发,到东大路上班。那时的六一南路,中间没有隔离带,左右车道以铁质栅栏为界。沥青路面坑洼注洼,圆形和方形的铸铁井盖,或高出路面,或低于路面,自行车经过时,摇晃颠簸。幸好有路边的芒果树,一棵棵翩翩少年样,呈现出生机勃勃的青春活力,站成了最亮丽的风景。

简朴的六一路,有着悠久的历史:“1916年1月29日,福州水部至台江汛马路建成通车,为本市第一条马路。(见《福州市交通志》)”这里所指的马路,是从五一路东侧的福新路开始,经六一中路、国货路东段,转南经菜市场、中选路,至台江广场。由此可见,六一中路的福新路口至象园路口一段,是全市第一条马路的组成部分。

春天,六一南路最热闹的当属芒果树。雨水刚过,一场春雨后气温升高,蓄积了一冬的芒果释放生命的能量,枝条的顶端开出褐色的小花,一族簇像宝塔像火炬,灿烂繁华。这些芒果花小巧如米粒,却能长成比拳头还大的果子。

一周左右,芒果花纷纷落地,悄无声息。土黄的颜色,如锯木屑铺在路面。有的花儿只是为了绽放,有的花儿则结出小小的果子,黄豆般大小,藏在碧绿的叶子里,密密麻麻,在春天里做着长大的梦。

春去秋来,日出日落,我终于见证了六一南路翻新的高光时刻。

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。工人们先将整条路面上的沥青挖起运走,又在马路中央修出绿化隔离带,再优化道路两边排水口。半年后,六一南路的容貌和气质有了巨大的提升。

重修后的六一南路,路中间的隔离带美不胜收,一排排花青翠碧绿,每隔三五米还栽种了黄花风铃。春

天,黄花风铃未叶先花,一串串金色的花挂无叶的树枝上,像极了一串串金色的铃铛。新修的柏油路面,平整宽阔,窻井盖与路面的衔接处平整得浑然一体,开着摩托车行驶在路面,平稳舒适。

一条路,除了风景之美,最主要的还是实用价值。无疑,六一南路作为交通主干道,极具实用价值,也让我十分受益。六一南路的桥南站,有十几路公交车停靠,给附近的居民出行带来极大的便捷。儿子读高中时,每天都要乘坐115路公交车到学校,我每天早上送儿子到桥南站乘公交车。

这样的站台,看似平常,也会发生一些生动而温暖的故事。我记得一个冬日的清晨,我把儿子送到公交站,开着摩托车准备回家。一抬头,看见路边低垂的芒果树枝上,挂着一张学生卡。卡上贴着一张小小的照片,一个梳着马尾辫的小女孩,目光清澈,笑意盈盈,看着过往的车辆,看着拥挤的人潮。

公交站台旁,无数行人的双脚,无数车辆的轮子,潮水般地涌动着。而这张学生卡,居然完好无损,居然被人拾起挂在树枝上,在风中轻轻摇曳,像吟唱一首冬日的暖人歌谣。第二天再送儿子到站台,那根芒果枝上的学生卡已经不见踪影,它一定等到了它的主人。

一场又一场的风吹过,一场又一场的雨落过。无数的日月如流水般逝去,直到我退休,路边的芒果树已是高大伟岸,华盖亭亭,像一个个巨大的绿伞。它们树树相连,连接成一条蜿蜒的绿色长龙,蔚为壮观。

这路,这桥,这花,美得如一幅画。我看得有些恍惚,竟然忘了赶路。

【闽都新谭】



■朱慧彬

童年的补丁

有次回福州休假,碰巧妻子正要给上小学六年级的儿子补衣服,原来儿子顽皮,上体育课运动时膝盖部位被沙子磨破了洞,儿子特喜欢这条裤子,说什么也不让妈妈扔,因为班上同学们现在正流行穿打补丁的衣服。

“什么?喜欢穿打补丁的衣服?儿子的脑子没毛病吧?”“你落伍了,一点也不了解现在的儿童。”妻子边说边给儿子在网上淘补丁图案。补丁还有专门的图案设计?一脸疑惑地望着妻子。

“你看,这里有西瓜、草莓、向日葵等植物图案;有小汽车、小飞机;有米老鼠、龙猫、麦兜、加菲猫、咸蛋超人等各类卡通游戏的人物造型;还有小蜜蜂、小猴王等动物图案以及有各种笑脸……儿子的裤子舍不得扔,就是好这一口呢。不过一个好看的图案要四五十块……”

这衣服也流行起艺术纹绣?我寻思着,一个补丁要四五十块也够狠的,加点钱够买件新的了!

我忽然想起上初中时班上的男同学剪裤洞的事。

20世纪80年代,班上有几个来自镇上政府大院、粮管所、供销社、农机站等单位的干部子弟,追求自由个性,耍横扮酷,学着外国电影里的古惑仔、西部牛仔,将牛仔裤的膝盖、裤管故意剪出个拳头大的洞,将一截皮肤裸露在寒冷的冬季里,冷飕飕的,遇到雨天雪天,身子冻得瑟瑟发抖,却硬撑着不肯加衣。

后来到了高中,发现镇上商场里出现了专门卖男女式破洞衣服的柜台,破衣竟然一度成为服饰时尚,流行

了好多年。而我没有这种胆子,也属不擅长追星把妹赶时髦一族。

这或许与我生在落后的农村,从小吃着红薯稀饭,穿着补丁衣服的经历有关。我们家孩子多,父亲在外,是半个自带米袋的“公家人”,常年不落户。家里少了强壮的男劳力,靠着母亲与未上过几天学堂的大姐、辍学的二姐劳动,家境自然摆脱不了贫困。常常是姐姐穿着母亲的衣服,我们穿着姐姐的,改来改去,可谓“新三年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。因此,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上学是最让我难堪的事。于是,穿上一件没有补丁的新衣服,便成了儿时的梦想。

我不知道,当时我的母亲在煤油灯下给我缝补衣服时的感想。那个用长板凳搁上破木门当床的年月,找块完整布料都难。可那一针一线,一圈一圈,一夜一夜,捺出平平整整的或圆或方的补丁,那补丁里又隐藏了一份怎样的感情。

一件衣服,一处破洞,一个补丁,承载的不仅仅是一部社会发展变迁史,一部行走的文化史,更是一本人心嬉变的教科书。然而,无论时间与观念如何变,有一点永远都没有变,那就是抱着那件衣服,盯着那个破洞,捻着一根细针,在灯下低着头穿针引线的样子,那密密麻麻,满心满眼的是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”的无私而厚重的爱。

正寻思着,忽然妻子喃喃道:“儿子的膝盖左边大,右边小,我想左边补上一只咖啡猫,右边缝上一只孙悟空,左边提醒儿子爱洁净,右边提醒他不要太顽皮。”妻子一脸幸福的模样,问我意下如何……

【坊巷里弄】



林若茵图

速,隔着百米溪流望去,车流在绿树红花里忽隐忽现,也如一条长龙。

棧道地面近两米宽,巴掌大的鹅卵石被密密麻镶嵌在水泥路面上,隔一段距离还镶嵌出一朵团花的样子,自然又别致。路过两个观景平台,各数十平方米,挑高的水泥地面,仿木纹水泥栏杆,放着石桌石凳。程书记说,有了这条棧道,有了观景平台,村民在炎夏往返耕作时,常在这里驻足纳凉,赏了山水,叙了亲情,宽了视野,暖了人心。

棧道在六角坑自然村水码头处停住了。一棵高大繁茂的樟树,苍老遒劲的枝条伸向碧绿的溪水之中,仿佛在诉说那久远的红色故事:20世纪40年代,当地百姓积极配合红军,加入游击队或充当地下交通员,英勇抗战。这大树是革命老区村的见证,不仅为后代子孙遮风挡雨,同时留下一串串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,滋养和激励着后人爱国爱乡,建设美好家园。红军树下,一座简单又坚固的小房子,门口竖立着“大樟溪冬泳健身基地”的石碑,我们见到了几个来自各行各业冬泳健将,他们热情地分享着冬泳的乐趣!

山回路转,我们不知不觉走进了六角坑自然村。时光仿佛静止了,《桃花源记》中的句子,蓦然萦绕脑际:“土地平旷,屋舍俨然,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,阡陌交通,鸡犬相闻。”一片百年树龄的樟树、油杉树,是开村始祖种下的风水林树,树围粗壮,树干苍黑,树冠庞大,树叶遮天蔽日。树下摆几张木质长桌,配几副木条凳。水泥路面被拓宽,加上了木棧道,在屋舍边穿行。几丛芭蕉,几架葡萄,一片青菜园,生机盎然。路边不时出现一个小亭,抑或一段木质棧道,一

片木质观景台。每一处细节看似随意,恰恰不显山不露水地营造出自然的氛围,让人看得顺眼,走得舒心,待得惬意。

屋舍周围,田畴叠叠。大片油菜花开了,一穗穗饱满的小豆荚,形状的菜籽,坐得枝干默默低垂,等待劳动者的收割。田园之上,是一片片青梅园和茶籽园,青梅、茶籽都是永泰标志性的经济作物。青梅冬末开花,漫山遍野,如披上白纱的新娘,洁白绚烂,芳香四溢,引得福州周边游客纷至沓来,赏花观景。茶籽开花早些,在每年立冬时,花果同枝花型硕大,白瓣黄蕊在绿叶褐果间明艳动人。此时青梅果已熟,或青色或青中透着微红,一粒粒一串串晶莹剔透,翡翠一般可人。油茶籽也长到青梅般大小时,但它的成熟期长,还要大半年过后才能采摘。

程书记顺手捡起一个熟烂掉地的青梅果,她告诉我,今年青梅丰收,收购价在每担150元左右,今年价格比较稳定,令人欣喜,但远远比不上之前最好年景的价格。要是在丰年里碰上了好价格,村民们的收入就能增加,那外出赚钱的压力就能大大缓解了。

她告诉我,再过两个多月就要完成驻村任务,回归原单位了。程磊很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。虽然三年来无法多顾及家事而心存愧疚,但对村里全身心的投入获得了回报:村里面貌一天天变新,村民收入一天天变多,村里未来一天天明朗,一切就都值得了。

眼下万物竞发,田园在生长,在收获,在召唤。道路拓宽,环境改观,新建的停车场虚位待客,乡村农旅项目不停推进。近几年来,通过他们与镇村多方沟通共同努力,力生村闲置农田得以顺利流转,村民收入一天天变多,村里未来一天天明朗,一切就都值得了。

“我在乡村有亩田”线下农事认领、体验活动

“山哈,一个清明月般的名字/曾镶嵌在罗源大山的深处/拾掇着自己的世外桃源/口口相传的畲语像一组基因密码/谱写出发岬岬呀呀的山地情歌/演绎着生生不息的样板/扎着红线圈的发髻/托举起金色凤凰那素净的灵魂/从山上一路走下来——这是两年前我写给“山哈”即畲家人的一首诗的上阙。

世间所有的故事总有开头,而这首诗的灵感之源便来自一个纯畲族村庄:八井。由于地处罗源县松山镇相对偏远的山坳里,八井在我认知视野里,从来充满着神秘的气息。或许因为小时候,但凡大人们说起“山哈”,总能与他们的独门秘技“点穴”(点穴)关联一起,让我对畲家人一时心存忌惮。

翻开历史长卷,却发现畲家人经历了千百年的族群命运浩劫,一路颠沛流离,一路躲避战祸,在文明和平的年代去重读一个族群的大迁徙,不由心生酸楚。尽管畲家人大多数偏居山隅,落后和贫困曾困扰着他们,但隐忍坚强的基因却不曾消减半分,怡然自得的心境依旧岿然不动。而罗源县虽然只是畲家人漫漫迁徙长路里的中转站,却赋予一个少数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,这也成了我执意落笔为畲家人吟咏作诗的本心。

时过境迁,沧海桑田。记忆中那个密不透风的村庄,言行自如的“山哈”以及看似怪诞的风俗,随着畲汉不断交融的步伐,一切都在悄然变化,逐渐变得愈加安然和谐,成为民族文化彼此不可忽视的一部分,这是一场跨时代的精彩纷呈的演变。

如今前往八井,但见一条宽阔笔直的柏油路,在两旁葱郁的树木掩映下,向着大山深处延展,而路的尽头就是八井村。走在八井,周遭清新且充满生机成为一种概括,休闲独处的心安处,也是集体疯狂的欢乐谷。还记得2021年元旦,

“畲乡里”正式开张那天,我恰巧置身其中,从踏入拱形门扉的那一刻起,我一路紧随目光的指引,惬意收割一秒一帧的美好,但想这是一处古朴与时尚联袂、清幽与热烈携手的居留地,来日必将为这座静默已久的村庄带来前所未有的喧嚣与欢腾,也必将给为之逗留的人们心底留下一段空白:这是一座座古厝从荒废到重生的奇迹见证,更是当下人文最为返璞归真的一种艺术表达。时至今日,“畲乡里”承诺依然,单纯如初,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敞臂迎接南来北往的旅人,永不孤独地驻守在这片宁静致远的旷野上。

与“畲乡里”遥相呼应的八井凤鸣街,傍山而建12幢具有畲族风格的木构仿古建筑,这是县委、县政府启用乡村振兴专项资金为八井打造一处文旅联动的新天地。沿街屋舍除了作为八井畲族医药展示、疾病诊疗、服装制作、畲族银制饰品展示制作、畲家小吃等之外,听闻这里还即将拉开亲近自然、静心康养的序幕,将与“畲乡里”民宿一道唱起大山深处

的欢歌。至此,不难想象在不远的将来,畲家人的独特文化,虽浓缩于这方寸之地,但终将迎来大放异彩、为人津津乐道的高光时刻。沿着高低起伏、蜿蜒迂回的小路漫游,时不时会有些沾惹浓郁畲味的鲜活的物件扑面而来。譬如八井拳剪影墙、畲女坐雕像、“畲”字创意形象以及静谧八井公园中央的凤凰塑像……

倘若仅凭这一路上星星点点的修饰,的确很难描摹出畲家人精神家园的轮廓。而畲族历史记忆馆和畲族技艺传承馆,则是悠悠岁月里最地道的“说书人”。畲族历史记忆馆由罗源县政协原主席雷志森捐款的故居改造而成,陈列着畲族历史人物即蓝氏三杰、雷海青、雷发达等人的生平事迹及畲族迁徙、畲族婚姻、家训家规等资料、实物。其间,除了“本色记忆”,还有“红色记忆”。而畲族技艺传承馆主要展示畲族服装、饰品及凤凰装制作、苧布织染工艺以及八井村畲族医药传承情况;专设“八井拳”演示厅,介绍八井拳术的要领和传承人等。

无数次的到来,无数次的离去,本是一场不由分说的缘分。在我作别八井时,《凤凰谣》的余音依然在心间响起、在风中荡漾开来——当融合的齿轮开始转动/畲家专属的物件抽丝剥茧般显现/从陌生到熟悉到为之骄傲/那些刺绣着红白图案的衣袖/那些萃取植物精华的鸟饭/无不在倾诉着一个少数民族的谦卑/沧海桑田像一首奔流如歌谣/畲家人在岁月里韬光养晦/只为能以更优雅的身姿走向明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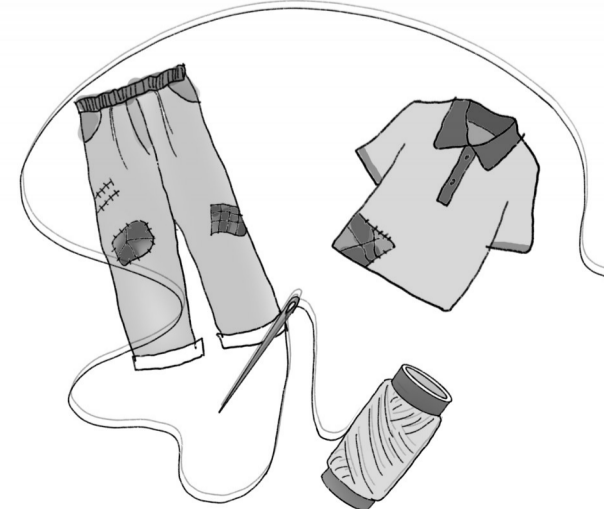
从来有风,写意八井

朱慧彬

绿水青山寄乡愁

——福州乡村振兴纪事

主办:福州市古厝研究会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


林若茵图